

生命和學問的對話 ——遇見運動質性研究

文・劉一民

本文試圖透過檢視自己受到實踐滲透後，在學問的經營上，逐漸改弦易張，另起爐灶，走上運動質性研究之路的背景，可以說是對自己近年來質性研究成果的統整與反省。第二節將由我的質性研究寫作，受到熱烈回響談起，試著釐清回響背影中，暗含的熱情、期待、擔心或質疑；第三節指出自己在學思的過程，雖然一向以學術理論研究為主，但似乎冥冥之中，已有強烈的實踐傾向背影，後來從「理論為主、實踐為輔」，走向以「實踐為主、理論

為輔」的學問歷程，不過是水到渠成的發展；第四節回顧我的四篇質性研究論文，指出它們都是在為實踐世界裡，洋溢的生命動感，尋找學問出路的結果；第五節結語，指出運動質性研究，可以提供生命與學問之間很好的對話空間，其感染滲透力無遠弗屆，看似特殊個案的質性研究，永遠不會只是個案，極易吸引他人目光的駐留，激發大家對共享的運動文化，做進一步的思考。



▲ 陳迪、王宇佐在競技場上亮眼成績的背後，有著一段辛苦的奮鬥歷程。(攝影/林嘉欣)

遇見讀者，遇見回響背後的身影

最近幾年，我寫了不少質性研究相關文章（劉一民，2005:163-170 & 177-191; 2006:1-19; 2007:7-27），大量使用個人生命故事作為素材，將我的網球教練經驗，透過回憶、追索、編織、凝聚，寫成一篇篇運動主體性經驗論文。這系列的寫作，引起許多課堂內外的回應，是我始料未及的事。

回應的人來自四面八方，有亞奧運選手、運動教練、體育老師、正在進行質性研究的學生、以及我自己碩博班學生；回應的方式有透過寫信、e-mail、研討會問詢、課堂上討論、或直接上研究室找我「砌磋」；回應的話題包括網球訓練、臺灣競技文化、質性研究的定位與技術問題、以及對運動哲學研究方向的擔憂；而回應內容的強度或「辛辣度」，經常讓我瞠目結舌，譬如有多位不同項目的選手向我訴說參與杜哈亞運的秘辛、有很多教練願意分享和選手相處的困境與難堪、有研究生警告不要讓學術研究淺化成生活札記、更有我自己的碩博生懷疑我的轉向是一種自我叛逃。

系列質性研究論文引發的回響，頻率之高，強度之大，對我是一種很奇特的經驗。因為在做學問這條路上，我一向孤芳自賞、自行其是，讀者不多，課堂外的回饋也不常見。記憶所及，過去學界一度對我的「遊戲哲學」（劉一民，1991:3-23 & 25-45; 2005:195-206 & 207-225）寫作，有某種程度的肯定，一些非體育科系的老師，也願意將它們列入課堂教材；另外，我有篇探討武術傳承的文章，因建議武術的推展不要儘往體育化、科學化、功利化的路子走，曾獲得不少武術圈內人的回響；至於我有關運動哲學的寫作，除了在學校課堂上的相關討論，很少直接遭遇課堂外的「指教」。

從事運動質性研究，為什麼會帶給我這麼不一樣的學術景觀？為什麼透過閱讀質性研究論文會吸引那麼多高競技選手或教練，願意和我分享他(她)們在實踐

世界遭逢的窘境、糗態或難堪？為什麼許多研究生仍然堅信，好的質性研究奠基在堅實的學術背景和優雅的文筆，他(她)們懷疑單純深入的實踐體驗或田野涉入，無法產製高品質的研究？為什麼有些我的碩博班學生，擔心我的轉向是一種自我叛逃，是對傳統運動哲學研究的棄守？

運動質性研究，有什麼大魔力，吸引我不斷的投入，也吸引讀者群聚？運動質性研究，又是什麼大魔障，讓人擔心會稀釋學術濃度，生產「心得感言」式的偽研究？當我不斷陷落在問題的泥淖時，我選擇直接面對。以下我將以質性研究中，自我述說(self-narrative)的方式，將我的「學術」成長歷程及發表過的質性研究文章，並置參照，尋找其背後的身影，使它們彼此能在清楚的覺察下，得到統整性的瞭解。

遇見實踐，遇見學問背後的身影

我在美國普渡大學(Purdue University)攻讀碩博士學位時，接受過很嚴格的現象學訓練，曾經是早期胡塞爾「哲學是嚴格科學」的信徒，表面上做的是「遊戲哲學」或「運動經驗」研究，卻一向以追求「普世共通」的經驗特質自居，盡量用純粹現象學方式，探究事物的絕對本質，一心為維護「高」水準學術理論而努力，所以對於體育學術主流強調客觀研究的氣氛，並不覺得有太多的隔閡。在那時候，從來沒想到日後會轉向個我私密生命經驗的研究。

1986年，回到臺師大體育系教書，針對研究生的訓練，仍然十分強調嚴格的現象學描述，堅持做學問要避開一切預設，應將研究主題先放入括號，利用現象學還原及直觀，掌握所欲研究經驗的不變（或共通）的本質(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perience)，小心翼翼將其描述出來，不可摻雜個人的判斷或因果解釋。

嚴格幾近挑剔的哲學訓練，讓我在研究生時期，

因為貼近普渡大學體育系的學風，學習上可說是如魚得水，不但助教獎學金不虞匱乏，研究論文還幫我拿到兩萬多美金的學術獎金；也讓我在初任大學教師的時期，雖然周遭同事多是運動科學專家，定期學術研討會也充斥運動科學論調，坦白說大環境對運動的人文研究並不十分友善，但因為自己對整個學術背景的同理瞭解，所以仍能感到學術上的優遊自在。

我沒有料到，一次偶發的事件，會讓我一頭栽進實踐的漩渦，從此不能自拔，為我往後學術態度上的轉變，埋下了種子。事件的原委是，當時系上有一群學生，迷上網球，突發奇想，立志籌組網球隊，造成體育室極大困擾。因為缺少網球保送同學，要想在高手如林的甲組球賽出線，簡直登天之難，經費已夠拮据的體育室，對於這個不符成本效益的請求，只好百般推託。最後與學生拉鋸的結果，彼此達成了協議：只要系上老師有人願意承擔責任，體育室就不再為難。如此一來，學生們見機不可失，轉向我「曉以大義」，利用我課堂上支持競技運動的論調，反駁我各種推託之詞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的結果，逼得我束手就縛，在忐忑不安中，接下網球教練的棒子。

我更沒有料到，莫名奇妙當上教練的我，帶著一群網球菜鳥，竟然可以在一年的時間，從抽球、截擊、發球、回發球都要從頭學起，小賽、大賽、友誼賽、菜市場盃比賽沒贏過半場，晴天、陰天、雨天、甚至颱風天都是打球天的情況下，師生仍能保持住高昂的興致，雖然在大專運動會之前，沒有過一場勝績，可以說屢戰屢敗，卻是越敗越戰，越戰越勇，技術不斷精進，心志逐漸成熟，在完全沒有人看好的情況下，竟然在大專運動會，一舉拿下大專甲組第三名，成就當屆臺師大運動代表隊最佳成績，我也從此和臺師大網球隊，結下不解之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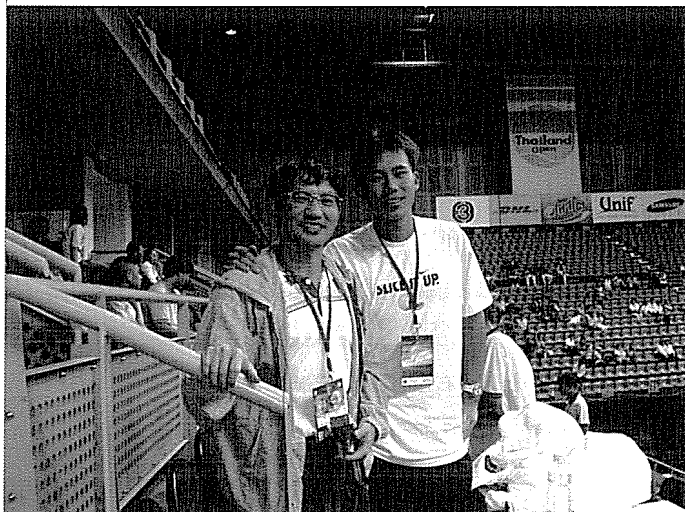
而我最沒有料到的是，五年前當我逐漸淡出網球訓練之際，竟然陰錯陽差遇上網球好手陳迪，幫助他走

上職業網球之路，從此我又涉入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網球生命情態。職業網球選手的生活安排，巨細靡遺，完全以網球為主，他（她）們雖然具有異於常人的天份才情、執拗堅強的意志，勇往直前的拼勁，但卻因為每天陷落在高強度的訓練、比賽、或各種準備，總是逃不開身體問題的糾纏，經常在各種存在困境中掙扎，必須一再從困境中找存在出口。

運動教練實務，是一個很奧妙的領域，它總是帶著「生命」的呼喚。眼睛對視中、手與手的觸摸、盯著手與球拍的掙扎、看著選手在技術世界的徬徨、聽著選手抱怨難以駕馭身體的無奈、分享選手千絲萬縷似幻還真的運動生命體驗，讓我不自覺在教練實務中越陷越深，閱歷他人的生命，同時也反省自己的生命。

運動競技世界裡，運動員、教練以及教練的成長，都必須回到生命的底層來看，其中默默體會的身體實踐經驗，總是取得主宰位置。但是這些經驗，卻又曖昧不明，躲躲藏藏，極難用量化研究整理出來。如此一來質性研究變成為溝通運動生命與學問之間，一個好的選擇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可以陪著職業網球選手，到世界各地征戰，結合學問研究於生命實踐裡，似乎冥冥之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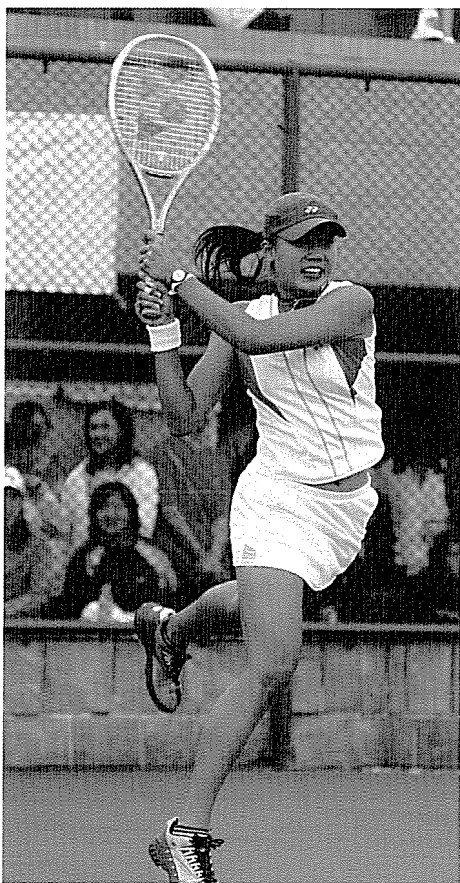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劉一民教授與陳迪在2005年泰國公開賽比賽場地留影。(圖/劉一民提供)

早有安排：其實在研究生時期，當我還是美國普渡大學助教時，我已利用擔任網球課教授授課之便，廣泛涉獵網球相關著作，涵育了很堅實的網球知識；回到國內，有幸幫助學生，從初學者晉身至甲組球員實力，養成初步的競技網球實務經驗；爾後招訓許多網球績優生，征戰國內大小比賽，厚實了教練經驗；最後訓練頂尖好手，晉身國際網壇，有幸和世界一流選手同臺競技，走進了世界最高網球殿堂。不同的時期，因為對象的不同，而有很不一樣的經驗質感，對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；而不同層級的選手，形塑出不同的訓練景觀，對我個人的生命思索，也造成很不一樣

的影響。這些深刻的生命經驗磨練，很自然地形成一股力量，亟欲尋找它的出口，質性研究論文的出產，不過是順理成章的結果。

我的學思歷程，表面上開始於很技術性的理論探討，但實際上因為我自小喜歡運動，對運動有很強烈的生命感受，在嚴肅的學術理論研習過程中，仍不忘抽空賣力學習網球，無所不用其極吸收網球知識，才得以擔任美國大學體育課網球老師；往後接受學生請求成為網球教練，也是死馬當活馬醫的全力投入；最後在自己對網球實務和理論有深刻掌握時，吸引了職業網球選手移樽就教，讓我有機會一窺最高競技堂奧。可以說即使是理論研究的學思成長過程，也一直有著生命實踐的背影。



▲ 2006年春天，在劉一民教授三個月的陪賽下，陳宜的國際排名躍升500名。(圖/劉一民提供)

遇見作品，遇見寫作背後的身影

涉入教練實踐的過程，因為和實踐對象（學生或選手）的共構關係，自然會有許多感知彼此碰撞，產生強烈的生命感動，而這種實存性的生命感動，會觸發我對生命意義的探索，嘗試釐清自己在整個事件的位置，所以到最後只有藉由文字書寫，才能讓自我探索的結果，能有一個向自己交待的依歸。以下我將試著描述各篇質性研究背後，生命感動的身影。

一、團隊凝聚經驗剖白——遊於無不相容的美感之情

文章在追溯我帶領臺師大男女網球隊，為了準備民國85年第

27屆大專運動會，過程中隨著賽事的逼近，選手、教練以及有關網球的人、事、物逐漸進入某一個強大的力場，在力場中，每個人自我意識逐漸消失、團隊凝聚感逐漸升起、整個目標變得明確、球員的配合讓人感動，讓我感受到了運動團隊凝聚美感的深處，是無物不容、無事不容、無人不容，而且均容在最恰當之處、適當之時。這篇文章，自傳式地呈現了自身的帶隊歷程，將自己的感動經驗做回溯式的分享。寫作的過程，完全沒有絲毫學術理論的考量，只是最後在訂定題目的時候，借用了「最優運動經驗」的一些想法，而有少許「流暢經驗」(flow experience)的學術味道。

二、球場故事三部曲——運動故事的結構與意義

這篇論文的啟發，完全是從實踐中得到的靈感。我和職業選手之間，不管是日常訓練、近距陪賽、或遠距

指導，充滿著故事互敘，內容五花八門，從比賽的細節、心情的起落、分數的變化、探查幽微的身體線索、反省打球的習慣、猜測對手的應戰邏輯、比較球員間的習性、或種族文化的影響等，不一而足。選手與教練，在相互敘述、相互傾聽、相互回應中，在故事敘說裡，彼此影響，也建構了自己。透過長期故事共敘經驗，我將球場故事世界，分成「進入體驗」、「說出故事」、以及「共享故事」三部分，指出球員和教練的關係，建立在三部曲不斷循環流轉、合奏共鳴，創造濃淡相宜、輕重相輔的曲樂意境。坦白說，這篇論文雖源於實踐上受到故事共敘的感動而來，但在寫作過程中，是有回到呂格爾(Ricoeur, 1984, 1985 & 1988)的敘事哲學；有趣的是，我在八〇年代上過呂格爾老師的課，當時只專注在他對詮釋學及現象學技巧上的分析，課堂上他經常提到「修辭」(rhetoric)或故事敘說(narrative)，我卻總是不置可否，沒想到過了二十年，反而經由與球員故事共敘的實踐經驗，引領我重讀大師的敘說哲學，這是我過去「以理論為主、實踐為輔」的寫作方式，完全相反的經驗。

三、運動員的身體書寫世界 — 凝視生命的深度

寫作這篇論文的遠因，是我投入職業網球訓練多年，感受到職網選手無所不在的焦慮、孤獨、困頓以及身體的掙扎；近因是2005年9月，我帶了陳迪和王宇佐參加泰國網球公開賽，它們各自創下生平最佳成績，而在過程中，我很用心地做了田野日誌，以及反省日記。我原本以為，憑著內容豐富的田野日誌及反省日記，一定可以輕易寫出運動員的身體書寫世界，可是真正進入寫作時，卻碰到了很多的挫折，無法掌握問題的核心。直到我承認現場田野及日誌文本只是資料的一小部分，我必須要回到長期的田野經驗，甚至要作更多的田野想



▲ 陪賽過程中，須提著超大行李往返奔波於各大城市及國際機場，辛苦誰人知。(圖/劉一民提供)

像，才能進入運動員身體書寫世界的深層，進行描繪、詮釋，並找到我在整個研究的位置。藉由這樣一步一步往內追索、剝絲抽繭的結果，我慢慢地理解Denzin和Lincoln(2000 & 2003)對質性研究的七個分期，也才能勾勒出運動員的身體書寫世界包含身體掙扎、生命掙扎及生命凝視三個部分，進而指出運動民族誌可涵蓋經驗民族誌、詮釋民族誌、反思民族誌三個研究方向。透過



▲ 2005泰國公開賽，王宇佐和陳迪打出他們最佳的成績。(圖/劉一民提供)



▲ 陳迪和陳宜的父母是兩兄妹打網球最強而有力的支柱。(圖/劉一民提供)

實踐的線索，架搭出語言表達的橋樑，並找出適當的研究方法，提供後續研究者的選擇，反映出質性研究不只有存有的意義，也具有知識的意義，擁有建構學術理論的價值。

四、職網陪賽經驗的知識建構—三色空間交往模式的發現

2006年初，我做了個重大決定，申請教授休假，前後分別接受了陳迪、陳宜和王宇佐的邀請，利用九個月的時間，密集陪他(她)們旅遊世界各地比賽，過程有很多複雜的、心靈的、衝突的人際互動，形成一段曲折迂迴、質感異常緊湊的田野經驗。陪賽結束了，我試著將這段複雜的陪賽經驗，寫成有條有理的學術論文，遇到很大的瓶頸。原因是學術反省的過程，會傾向於從正面、積極、意識知覺的經驗著手，有意無意地忽略

負面、消極、潛藏於心底的經驗的觀照。反省者非得放下面具或身段，坦承自己犯下的錯誤，願意面對自己行為的諸多糗事，反覆檢視田野日誌及日記的深層意涵，才可能在研究的深度上有所突破。這篇論文的完成，是一直到寫作的後期，在我整個卸下自我防衛的包袱，進入教練與選手間「黑色交往空間」的反省，才真正對三色空間交往模式有了具體的掌握：它們分別是正面、積極、灑滿白光的空間交往；負面、消極、籠罩危險感的灰色空間交往；以及失控、抓狂、雙方關係斷裂的黑色空間交往。從事生命經驗寫作，讓我一再放下自己、自輕己身，面對田野的難堪，探入幽深的心靈，不放棄一次又一次的反省，終於對陪賽雙方關係，有了一個清楚的輪廓。

結語—遇見質性研究的感染力

我在運動質性研究之路，走得很生命，也很學問。說它生命感十足，絕不為過，因為所有的作品，均源自於長期深刻的實踐涉入，組訓球隊也好，選手陪賽也罷，都曾經在我和選手之間，激發出多重感知的碰撞，產生強烈的生命動感，逼著人際兩端，不得不各自深入生命底層，尋找生命的出路。說它學問感十足，是因為實踐世界強烈的生命感知，經常是幽微的、複雜的、秘密的、模糊的，要將這些生命感知條理化、結構化、形成學術論文，賦與社會意義，在沒有現成理論的引導下，可說是困難重重，極易讓人半途而廢，或淺嚐輒止；能夠勉力而為，突破難關，揭示實踐世界蘊含的深刻意涵，甚至構築出另類的知識理論，是「很學問」的學問之路。

研究生擔心質性研究，缺少犀利的文筆、沒有堅強的理論基礎，會造成學術的淺化，或許是多慮，因為不願意深入實踐，無法用「心」體會實踐的生命動感，或沒有下苦工蒐集田野各種有形無形的資料，對質性研

究的傷害會更大；說我運動質性研究之路，是自我的叛逃、對傳統運動哲學的棄守，也不盡公平，或許它不過是在我的學術過程中，對「生命」或「學問」調劑劑量上不同的取捨罷了；至於運動質性研究之所以吸引人們的注目，能夠得到較多回響，應該是生命性寫作，讓人心有戚戚焉，可以得到較大共鳴，而學問為主的寫作，只能靠學問技術的精巧或議題的炫麗吸引人，理論學術研究命定是較為孤獨的，應該可以理解。

透過本文對自我學思歷程的檢視，讓我更確信，運動質性研究，可以提供生命與學問、實踐與理論、實踐者與被實踐者、文章的作者與讀者，一個很好的對話空間，它絕不只在提供一個特殊個案，即使是運動當事人的生命故事也不只是特殊個案，因為它可以幫助人們，對自我有更多的瞭解，也可以讓大家對所處運動環境的人、事、物有更貼切的掌握，進而對大家共享的運動文化有更進一步的思考。從生命底層挖掘出的學問，自有其特殊的感染力。（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教授）

。 。 。 。 。 參 。 考 。 文 。 獻 。 。 。 。 。

- 》劉一民(1991)：《運動哲學研究—遊戲、運動與人生》。臺北：師大書苑。
- 》劉一民(2005)：《運動哲學新論—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》。臺北：師大書苑。
- 》劉一民(2006)：〈運動員的身體書寫世界——凝視生命的深度〉，載於石明宗和呂潔如主編《運動書寫》(頁1-19)。臺北：師大書苑。
- 》劉一民(2007)：〈職網陪賽經驗的知識建構—三色空間交往模式的發現〉。《運動文化研究第一期》(頁7-27)。臺北：臺灣身體文化學會。
- 》劉一民 周育萍主編(2005)：《運動哲學心靈饗宴》。臺北：師大書苑。
- 》Denzin, N.K. & Lincoln, Y.S. (Eds.). (2000).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. California: Sage Publications.
- 》Denzin, N.K. & Lincoln, Y.S. (Eds.).(2003).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. California: Sage Publications.
- 》Lincoln, Y.S. & Denzin N.K. (2000). The seventh moment: out of the past. In N.K. Denzin & Y.S. Lincoln (Eds.),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. (pp.1047-1065). California : Sage Publications..
- 》Ricoeur, P. (1984). Time and Narrative. Vol. I. K. McLaughlin & D. Pellauer (trans). Chicago: The U. of Chicago Press.
- 》Ricoeur, P. (1985). Time and Narrative. Vol. II. K. McLaughlin & D. Pellauer (trans). Chicago: The U. of Chicago Press.
- 》Ricoeur, P. (1988). Time and Narrative. Vol.III. K. Blamey & D. Pellauer (trans). Chicago: The U. of Chicago Press.